

新波蘭

史記

36

譯亞李 著額特斯

北京書店發行



新波蘭遊記

著士女郎特斯

譯亞李

行印居書北東

新波蘭遊記

著者

斯

特

朗

出版者

東北

書店

店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吟雨濱 作木斯 齊齊爾 牡丹江 北安

延吉 富錦 勃利 龍江 綏化 湯原 依蘭 拜泉 肇東 安通 集賢 密山 克山 海倫 望奎

每冊定價 一元〇〇〇元

民國卅六年十月初版 5000件

關於作者

安娜露意絲·斯特朗女士，一八八五年生於美國的尼布拉斯卡，父親是一位牧師，母親是早年少數女子大學畢業生之一。斯特朗女士自己是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得到哲學博士的最年青的一位女士。一九〇八年她自學院的研究轉向兒童福利的實際工作。在當地學校積極地工作了一個時期之後，她成爲西雅圖工會報紙的專欄編輯。一九二一年她至蘇聯，並且那以後長時間住在那裏做美國報紙的記者。一九三〇年她創辦了『莫斯科每日新聞』。她曾在美國的威斯里、哥倫比亞、斯丹福等大學教過書。寫過十幾本東西，包括詩，小說，論文，最多的還是報告文學。

斯特朗女士一九四六年來中國時，九月初在人民的城市張家口住了兩個星期，十月初來東北解放區住了一個星期。之後又訪問了晉冀魯豫的邯鄲。然後轉至延安，直到國民黨不顧一切進攻延安之前，才依依不捨的離開那裏。

斯特朗女士今年已經六十多歲了，一頭銀白色的頭髮加上慈祥的面貌令人倍覺可親，尤其可

佩的是她的工作精神，有時簡直爲年青的男人所不及。美國名記者史諾先生甚至稱她爲「不會疲倦的斯特朗」。

她爲人熱情，富於正義感，對於勞苦人民有着深厚的熱愛，對於帝國主義的虛偽欺詐有着切齒的憎恨，當美帝國主義者以「調處」爲名實際進行援蔣內戰的時候，她是唯一的一位外國記者敢於當着美國的將軍上校們面斥其非，並且揭發這些衣冠禽獸的陰私的。

『新波蘭遊記』是她最近的一本著作，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預料不久的將來她可能會再寫一本關於中國人民，特別是解放區人民的報導的。

——譯者

前言——爲什麼去波蘭？

當幕幔垂下，電燈照耀在水晶掛燈上的時候，邱吉爾和斯大林一起站在政府包廂裏，爲足尖舞而響起的一陣掌聲，突然轉移到莫斯科歌劇院的後部中心，並且掌聲增高成爲一陣突發的雷鳴。各聯合國的外交官們，穿制服的盟軍人員們，都從他們的座位上站了起來，一致熱情地向首長們歡呼致敬。轟在走廊欄杆上的蘇聯官員和受過獎勵的王廠工人們，也狂熱地歡呼。

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的那一個晚上，是我在戰爭以來的這許多年當中，第一次感覺到莫斯科的那種緊張空氣鬆弛了。英國首相爲了參加一個正在制定我們戰後世界共同綱領而召集的會議來到了莫斯科。當他公開與斯大林然後與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握手，並向那擁擠的戲院中的掌聲躬身答禮時，一種和諧——不僅是從樂隊發出的——充溢在空氣中。在殘酷的戰爭廢墟上，透進了一息未來的和平氣息。

幾天過去了，討論比大家所預料的拖得更久。很容易猜到是爲什麼。我們這些記者並不需

要英國參贊在他每日記者招待會中有一天暗示說，「因為首相把他五分之四的時間都花在波蘭上」，就知道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知道倫敦波蘭政府的首相米柯拉茲克坐了邱吉爾的私人飛機來了，在波蘭從事實際工作的主要人物貝魯特和莫拉夫斯基也從盧布林民族解放委員會飛來了。四方面的商談正在進行着。由於一貫堅執他們正在「進展着」，顯然他們還沒有達到目標。最後，當邱吉爾在英國使館的大書房裏，面對着一爐喜氣洋洋的柴火，在英國歷史上各代君主威風凜凜的畫像下接待我們，並以講述波蘭戰爭的回憶來款待我們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波蘭除了若干一般的問題外，尚在「不能發表」的階段中。

波蘭並非新的爭執點。自從中世紀以來，它就一直是戰爭的一個目標或泉源。在那決定命運的一九三九年夏天，當波蘭拒絕了蘇聯的援助以反對希特勒的建議後，因此中斷了英國、法國和蘇聯之間的軍事商談時，它就同時為戰爭的目標及泉源。盟國商談的破裂給第二次世界大戰扭開了綠燈，而波蘭人就做了這個戰爭中首當其衝的犧牲者。在整個五年戰爭中間，仍然是這個波蘭政府與莫斯科之間未解決的分歧給同盟國的團結投上了陰影，並威脅着未來和平的穩定性。

把英國首相帶到莫斯科來的最急迫的問題就是三分之一波蘭土地的解放。一九四四年夏天，紅軍向西推進並且在維斯杜拉河岸上建下陣地，正準備着繼續前進。在蘇聯所組織的一支十萬波

蘭人的波蘭軍隊也參與了這些勝利。蘇聯政府正式宣佈紅軍不預備在波蘭建立任何行政機構，而認為它自己是「在一個獨立的，友誼的同盟國的領土上」與波軍合作。到此為止諸事如意，但這並不能解決下面的問題：蘇聯與什麼波蘭當局辦交涉？它將承認什麼波蘭政府？

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仍然被英美兩國承認着。它對蘇聯的敵視一貫繼續着而且衆口昭彰。它認為紅軍的前進是侵略而非解放。蘇聯政府最後與倫敦的這些波蘭人斷絕了一切關係。除非波蘭境內一些反希特勒力量能團結鞏固，並以同盟國的姿態來對待紅軍，否則波蘭在它被解放的一刻可能沒有任何政府，並且陷在內戰的混亂中。

波蘭境內有遠見的波蘭人看出這個局面，便於一九四三年除夕的夜裏和一九四四年元旦的清晨在華沙的一個秘密集中組織了克拉熱瓦·芮達·拿若多瓦（波蘭國會），從二十餘個地下組織——包括政黨和游擊隊——派來的代表們積極從事於抵抗納粹和歡迎同盟解放者的紅軍的工作。他們宣佈擁護一九二一年按照民主法國所制定的波蘭憲法，並反對一九三五年由一個崇拜納粹的軍事集團所火速通過的憲法，該憲法給倫敦波蘭人的權力造成了合法基礎。他們決定了地下「的縣與區的芮達（會議）」，預備在解放的那一刻即執行職務，並組織一支由游擊隊改組的地下「人民軍」隨時準備與紅軍配合行動。

這個新組織致向各國的敬禮於一九四四年正月由一架電力薄弱的電台向莫斯科，倫敦和華盛頓播送，但顯然並未播送到。因此，在組成了若干地方芮達與人民軍支隊之後，新的芮達就遣派了一個代表團通過前線到莫斯科『與各聯合國政府連絡』。莫斯科的英美大使館很少注意——那時是一九四四年五月。但斯大林立刻看到這個芮達可以幫助紅軍經過波蘭的反攻，並且可以解除蘇聯需要有一個友善的隣國領土上建立軍政府的困難。他與他們商談，並將武器送給他們的人民軍。

七月裏，當紅軍進入波蘭時，這個芮達·拿若多瓦——在德佔領區依然是地下組織——便在盧布林建立起一個民族解放委員會，在解放區執行政府職務，蘇聯承認這個委員會爲事實上的內政當局，並且甚至把那在蘇聯所組織的有著優良裝備的十萬波軍移交給芮達統轄。倫敦的波蘭人斥責新芮達與委員會是莫斯科的傀儡。因爲這些倫敦的波蘭人依然被英美承認爲波蘭政府；世界輿論便爆發出極辛辣的討論。這局勢已嚴重到使英國首相不得不到莫斯科來，並在那裏進行長時間的商討。

我們當時還不能料到這些商討要拖上八個多月，比戰爭本身還更長些，而且引起了克里米亞會議與在舊金山各聯合國的注意。這些商談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底以蘇聯所承認的芮達爲基

礎，加上英美所建議的一些知名人物成立了全民團結的臨時政府時才得到解決。

對我來說，波蘭是面對着整個歐洲許多問題中的最尖銳的一個例子。怎樣在納粹留下的混亂中產生出若干新的政府來？他們怎樣可以把他們的人民團結成若干民主國家？那些與本國隔離了五年的流亡政府到底可以演怎樣的角色？這些新國家將採取什麼政策來消除希特勒的歐洲？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和什麼樣的政治形態？他們與西方各民主國的關係如何？與蘇聯的關係如何？是否他們的不可避免的內部衝突會擴大他們與大同盟國之間的國際磨擦？或者他們在自己的國家中爲調合民主的各種理想而做的許多實驗將有助於各國之間的更廣泛的了解？

我想到波蘭去的欲望開始於當英國參贊很神氣地告訴我們邱吉爾把他這麼多的時間都花在該國身上的時候。假如波蘭人真是那麼重要的話，那麼該是找出其原因的時候了。我在莫斯科英美大使館的圖書館中尋找材料。我找不到任何關於波蘭的書籍，唯一所能得到的經過編輯的材料就是大英百科全書中的一篇文章和世界史百科全書中的幾節，兩者都是幾年以前出版的。我驚異於出版知識的貧乏。於是我說，讓我們來寫一本關於波蘭的書吧。

我碰見那些到莫斯科來開會的波蘭人。他們屬於兩種十分不同的典型。從倫敦來的波蘭人聽勸講究；他們可以在一些不肯定的事實上造起高樓大廈來。在他們要求東部地區這一點上，我緊

緊追問他們。我自已在一九一二年曾爲『美國友人服務社』在波蘭工作過，並且看到過那些烏克蘭與白俄羅斯農民的悲慘的村莊，這些農民比波蘭大地主統治下的農奴並不好多少。但是倫敦的波蘭人狡猾地歪曲了這些事情。他們使我相信波蘭人都是圓滑的外交官，除非是另外一個波蘭人，別人很難玩得過他們。

從盧布林來的波蘭人——後來從華沙來的——使我相信了迥乎不同的事情，那就是波蘭人可是坦白和誠實的人們。不是我們心目中半封建的東歐的那種類型，而是我們在西部美國平原或世界上任何有辛苦單純工作做的地方所碰見的那類型。他們看起來是現實主義者和具有現代思想的人。他們明白，像波蘭這樣大小的一個國家，不能利用一個強國對抗另一個強國的手腕來使自身富強起來，而必須和它東邊的巨大隣人友好共處；並且不管過去的若干衝突影響了這一點，這些衝突必須趕快解決，不容其繼續存在。他們打算建立一個民主的波蘭，並且要獨立，或者至少要在今天這個相互依賴的世界中儘量達到做爲一個國家所能有的獨立。

這些問題不僅僅是波蘭的，也是我們大家的。目前波蘭正以一種新的方式直接面對着這一切。所以當他們邀請道：『來波蘭吧，你自己親身看看我們的困難以及我們的對策吧，』我就決定一行。

關於波蘭當前諸問題直接報導的迫切需要，使我寫下我在那個國家所看見及經歷過的這個簡單的敘述，其中有最低限度的歷史參考，以便使這些經驗可以使人了解。我有那使我成爲美國或西方世界唯一的一個作家在這樣一段時間到達波蘭的好運氣，這段時間波蘭人來日也許會認爲是他們歷史的一個新的開始。

斯特朗·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

目 錄

關於作者

前 言——爲什麼去波蘭？

第一章 到波蘭去的外交車 一

第二章 盧布林 二六

第三章 盧布林的食伴 四八

第四章 國家的首長 七一

第五章 波蘭新軍 九五

第六章	華沙前線	二六
第七章	波爾的起義	三八
第八章	土地改革	六六
第九章	拉金	八八
第十章	一個政府誕生了	一二二
第十一章	華沙——首都	一二二
第十二章	他們站在一起	一四四

新波蘭遊記

斯特朗女士著
李亞譯

第一章 到波蘭去的外交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把你的行李拿到首都飯店前面的行人道上。飛機馬上就起飛。我們的汽車路過時會把你帶上。注意車前面的紅白色的旗子。」

莫斯科的波蘭大使館在電話中這樣講。帶著愉快的把握，我匆匆忙忙的跑到鋪滿寒霜的行人道上來。飛機只要四小時！下午就到盧布林了！一個和善的使館搬運伙把我的行李送到他那兩大捆『必須馬上送到盧布林去』的『重要公文』上面去。在這些公文裏可能有些什麼的這個思想使我緊張興奮了起來，我忘記去注意那泥污破損了的外部包裹；這些包裹可能已經告訴了我應該做何種預料了。

我們在飛機場坐等了三個鐘頭。他們說：『敘斯克上空有霧。』中午，我們又回到首都飯

店。「現在太晚了，今天飛不成了，我們明天再來看吧。」那個搬運快這樣說，他已經連續三天早晨都去過飛機場。「敏斯克上空的霧」是慢性的。從莫斯科到波蘭的飛行要經過歐洲最大的沼澤地，幾百方哩的潮濕地帶。在這裏從波羅的海和遙遠的大西洋海灣來的潮濕的風遇到俄羅斯平原的寒冷。但是這慢性的霧並不厚，它常常可能在中午時散去。所以每天我們到飛機場去等待，因為還有幾小時的希望。正如同莫斯科與波蘭之間的一切別種形式的霧也有幾小時就澄清的希望。

我第四次的嘗試却不同了。頭一天晚上波蘭大使館慶祝波蘭獨立紀念日的晚會，把每個人都弄得很晚。我們到達飛機場的時候，發現螺旋槳正在轉。離我們兩百呎遠的地方，飛機正要起飛。但是機場的門已經關了，並且衛兵不讓我們通過。我們眼看飛機帶着一陣煙起飛去了。

「爲什麼你不坐火車去呢？」在波蘭電訊社——簡稱波社——裏他們問我。以前我曾拒絕坐火車去，因爲我知道，在戰時的情況下面坐火車至少要三天；但是「坐飛機去」的結果我已經用去四天了。以後我得悉一節外交車要到盧布林去，載有金·德雷巧夫斯基博士，當時是在莫斯科的波蘭代表，（現在是在法國的波蘭代表），莫德奇列夫斯基上尉，當時是波社的負責人，（現在升爲上校，爲駐蘇聯的波蘭大使），幾個從維爾納和勒佛夫來的教授，準備去參加民族解放委員

會的，還有幾個要去波蘭軍隊的波蘭軍官，三天外交界的舒適加上談話到也不壞。

那一天晚上我在一個燈光陰暗的車站上摸索而行——莫斯科嚴格地執行了燈火管制，雖然離開前線還有三天的火車路程——並且在一個『硬座位』的普通車廂的進口處發現了熙熙攘攘的一羣人，這真使人大吃一驚，車是老式的一種，上鋪放下來時候，下鋪的人就不能完全坐直。木製的臥鋪上薄薄的墊子算是對外交官唯一的優待了。沒有什麼別人在訴苦，所以我也就把我的睡覺口袋加鋪在墊子上。謝謝地我佔了一個下鋪。

開頭我對於我的行李的數量感覺得難爲情。除了我的睡覺口袋和一個放在枕頭下面盛着三口糧的小盒子外，我有一個老式的大箱子，一盒紙，打字機，還有額外的口糧，都堆在車廂裏上層的空架子上。這些東西不是我一個人所能攜帶得了的，這對於到戰地去旅行是很不合適的。當另外兩個女人，每人都帶着我兩倍那樣多的行李走進來的時候，我良心上才覺得過得去。『

起來，』搬運伙這樣命令着我，於是我才發現我的下鋪也有一個放行李的大格子。

這兩個女人開始安排她們自己。一個是一位波蘭官員的漂亮太太，這位官員在蘇聯做了五年流亡者，現在正帶着家裏的一切回到盧布林去。另外一個是一位中年的教員，以前在華沙，她曾在西伯利亞過了五年，現在也正在回去。正在火車剛剛要離開的時候，一個黑頭髮的猶太女人走